志愿者随想

■赵志军(四平)

“通知明日本区域进行核酸检测,请各位志愿者早六时准时上岗。”当我看到社区建的“最美志愿者群”里发的通知后,马上着手核酸检测的准备工作,把我用的电喇叭充上电。已经记不得参加过多少次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活动,只是在省志愿者协会服务专区中记载的服务时长“470小时”,记录了一个大致的服务时长。这是在当志愿者一个月后由志愿服务队中民进四平市委委员谭亚虹和志愿者协会王亚红两人,为我们每个志愿者进行注册登记的,才正式成为省志愿者协会成员。之后,每日签到打卡,计算服务时限。如果从今年三月初首次核酸检测开始上岗当志愿者算起,那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今年这个春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城市进入静态管理,变得沉重而寂静。在疫情面前,英雄城人民在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众志成城,全民抗疫。

我们居住的小区,在社区网格员的号召下,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很快组建起来,有退休工人、个体户、超市店主、退役军人。响应“同心抗疫”号召,穿上防护服,变身志愿者进与医护人员、下沉社区干部及物业管理人员一起在社区网格员指导带领下,联手抗击疫情,用实际行动筑起防控疫情的铜墙铁壁,凝聚起无私奉献,团结抗疫的磅礴力量。有的协助医护人员核酸检测,有的用喇叭进行宣传,有的负责维持秩序,有的负责楼道消杀。我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疫情中的感动》《小区志愿者》等几篇文章如实记录下这一过程。同时,从三月初至今,每次核酸检测我都拍下一些画面照片,乃至手机内存占满也不舍得删除。

对于我的志愿者工作,老伴开始时曾怕我吃不消,因为我曾几次在工作中因公负伤,腰部、膝盖及脚踝都留有残疾,常年靠贴膏药和吃止痛药维持,所以她不赞成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后来看到我每天早晨精神十足,且在小区内得到众多居民的支持,也就默许了。在近十个月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我近距离地接触了小区全体居民,由原来多数陌生,走路擦肩而过,到见面都热情地同我打招呼,有的还向我伸出大拇指地说:“你这个岁数了还坚持为大家服务真不易。”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感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同心抗疫中,我见到人性光芒,邻里互助。扶老携幼在小区封闭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共克时艰。党委和政府为了群众的健康平安,全力以赴,部署机关单位包保小区,为居民服务。

为了坚定小区志愿服务小分队人员的信念和信心,在我的倡导下,全体志愿者在物业楼上市公安局老干部活动室墙上挂着那面鲜红党旗下,都进行了宣誓,并录下这段视频,从而使大家进一步坚定了信心,鼓舞了斗志,克服各自的困难,在志愿服务的路上坚定走下去。志愿者退休工人郑佳香还让爱人为社区赞助了几十套防护服。志愿者赵玉秋每天早早地到核酸检测点,提前把当日的医护人员及下沉干部及志愿者用的防护用品准备摆放好。忘不了4月13日那天,小区被评定为无疫小区解封挂牌那一刻,全小区居民都兴高采烈地走出一个月没走出的大门,更高兴的则是社区网格员、下沉干部和我们这些志愿者,当天上午大家在小区大门前合影留念,并一齐喊出我们的心声,坚定信心的口号。

后来,社区为小区每位志愿者颁发了奖励证书。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先后为我发了优秀志愿者奖励证书。

又是一个清晨,当我做完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工作,脱下防护服走出小区大门时,在朝阳下看到热热闹闹的早市,马路两侧农贸市场一派人间烟火和生机活力。走在人流中,我心情是无比的愉悦。

红心逐梦 黑土飘香
心向二十大主题征文

盐碱地

■程继武(四平)

雪花和冰花从小在一起长大,她俩出生的村庄有很多盐碱地,所以她们家中的耕地就很少,地少粮食也少,因此她们俩就发奋学习,希望能早日走出这贫瘠的盐碱地。

老师也希望她们能考上大学,用学到的知识治理好家乡的盐碱地。雪花学习异常努力,时常蹲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发呆,有时还把盐碱土攥在手里,不时地用鼻子闻,好像她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治理的好办法。冰花心里也想若能考上大学也要治理家乡的盐碱地,但冰花知道盐碱地是土地中的难题,很多科研人员都试图把它治理成肥沃的良田,可这个难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她心里很清楚就是上了大学能不能治理好盐碱地也还是个未知数,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甚至需要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考大学是为了走出盐碱地,考上了谁还愿意回来治理这盐碱地呢,冰花心里一直很纠结。

高考后,雪花和冰花都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农业大学,她们俩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希望用知识为国家做贡献。大学毕业后,雪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她要实现自己曾立下的誓言,让盐碱地变成米粮仓。冰花在毕业前就对雪花的想法提出了意见,她对雪花说:“雪花,咱们千辛万苦地离开了盐碱地,好不容易学成毕业了,现在南方许多环境优美的大城市都可以去工作,去挣钱,回到家乡那个穷地方岂不是白考出来了。”雪花望着冰花严肃的脸,看着她水汪汪的大眼睛,觉得冰花对现实的考虑没有错,只是现实中的境况让她畏缩不前了。也难怪,年轻人谁不想到环境舒适挣钱多的地方去工作呢,但理想和追求就飘散不见了。她觉得自己的志向就是把家乡的盐碱地变成米粮仓,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家乡的生活,让家乡的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她对冰花说:“志向是可以改变的,你的想法也没有错,不过,常言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们各走自己的路吧。”两人的想法产生了分歧,只能各奔前程。

雪花回到了家乡,她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治理盐碱地,雪花用学到的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反复实验,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她们总结出一套科学治理盐碱地的方法,终于在盐碱地上种出了庄稼并有了收成。

乡亲们对雪花异常感激,都说她是家乡的好女儿。雪花明白她学的知识只有在家乡才能有用武之地,才能让盐碱地变成良田。村民们一致选举雪花当村长,大家都信任她,觉得只有雪花这个有志向的年轻人才能把他们带入富裕、幸福的美好前程。雪花觉得自己很年轻,她不愿意当村长,她的心思都在盐碱地的治理和研究上,可是大家的意愿不可违,只好迎难而上,她一边当村长;一边研究治理盐碱地。雪花治理盐碱地的事被市领导知道后,更加支持她的工作。雪花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足,她回到学校和老师一起更加深入地研究,希望能培育出适合盐碱地的粮食种子,让种子直接生长在盐碱地里,这是一项艰难的实验过程,但雪花坚信一定能够成功。

这期间市里给她介绍了省农业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希望她们一起合作攻关。雪花没想到冰花也在攻关人员中,原来冰花没有到南方大城市去,而是留在了省农业研究所。这几年冰花也没闲着,她陆续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治理盐碱地的论文。冰花见到雪花觉得很不好意思,雪花说:“冰花,真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治理盐碱地了,希望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冰花握着雪花的手说:“我们的梦想一定能成真。”两人看着对方,眼里都充满了自信。

山果丰收(农民画)　　徐敏武 作

中堂画之缘

■王雪岩(四平)

《四平日报》复刊出版10000期,我去报社看“教育巡礼”专版,同事打来电话,让我带着她和孩子去报社家属楼,求漫画家赵雪峰老师给指导一下画,孩子要参赛。正好我也想求赵老师画校刊《小草》的封面图,一起去吧。

赵老师正忙着,打来一盆水,把墨盘调色盘统统摆出来,对我说,先指导孩子,《小草》的封面图稍稍错后,有一幅画得赶出来,待会儿有人来取,你顺便给拍几张照片。干啥都有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一目了然,同事和孩子连连道谢,乘兴而归,回家画参赛作品去了。赵老师让我坐沙发上等会儿,说很快的,就十几分钟。都是惜时如金的人,不浪费一寸光阴,他画他的,我拍我的,两不耽误,权当找个模特了。

赵老师边铺毡布纸调色涮笔边告诉我,说楼下遇到个收废品的老头,领到家里收旧书,在一沓废画前老头惊呆了,一幅幅仔细看,说早就想求人画一幅中堂画带回老家,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买嫌贵,不买那面墙空着也不是个事儿,不知道画家住哪儿,也不敢求,不认不识的,没法张嘴,张嘴了不给画,彼此都尴尬。赵老师听明白老头的意思了,找出另一沓画让他挑选,牡丹图,老头不看;牧童短笛,老头不喜欢;人物的,老头不要……老头说就喜欢仙鹤,央求赵老师给画幅仙鹤,作揖屈膝,马上就要跪下了,赵老师连掺带拽,答应给他画,他才站起来,要了电话号才肯走,次日就打来电话,赵老师说答应的事一定会办,但要容一点儿时间,不要再打电话,画好会让他来取的。

什么是中堂画,赵老师给我科普,中堂画就是挂在中国传统民居厅堂的正中央,现在的房子大多没有厅堂,挂在客厅中央的大幅画也叫中堂画,一般挂祖训及祖宗画,缅怀祖先,勉励后代;也挂人物画,如孔子、老子画像等,寓意良好,提高家居文艺气息。

他是哪儿的人,哪年来的四平,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时候回老家……跳出中堂画,我的问题一股脑,赵老师说,啥也没问,都不知道,等取画的时候再问吧,说完也觉得不大妥当,自嘲地笑了。答应画就一门心思想着画,直奔主题,其它免谈是吧,我也笑了。

说归说,不耽误拍照,我从不同角度拍,兼带录视频,尽量营造一种气氛,让赵老师觉得我们在闲聊,无关紧要,极度放松,这样拍到的画面才不做作,不矫情,特鲜活,最生动。赵老师以为我没拍几张,其实我拍了70多张,尤其绕到他身后拍的几张,简直绝了,史上没有之。一般没人从后面拍画家作画,我把手机调到静音,拍不拍的他也不知道。一个人进入创作状态时,往往忽视周边的一切,只顾眼前,视而不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画幅大,赵老师家的写字台小,只能在地上画,画姿变化多端,跪着、蹲着、坐着、趴着、斜卧……特别需要体力,一会儿一变,一般人坚持不住。他也不打草稿,看看画纸,眨眨眼睛,开始勾画,几笔下去,一对仙鹤悠然立在画中央,又在纸的上部画了松树,皴擦点染,行云流水,扇状松针即刻呈现。松干则换了中锋笔,提按、顿挫、转折,起收自如,一气呵成,运笔的力道和技术极其娴熟,采用没骨法和写意法,焦墨、黑墨、浓墨、淡墨、清墨、蘸墨、破墨、积墨交替,树冠在他笔下成片诞生。

拍着拍着我就停下,几次看直眼。赵老师画功过硬,各种动物了然于心,别说动物,就是人物也惟妙惟肖,他画的丰子恺、李叔同至今还挂在桐乡石门的“丰子恺漫画馆”展厅里,画的三毛被张乐平儿子收藏,2016年3月16日早上跑步回来,闻听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贺友直去世的消息,15分钟创作了《贺友直像》。

遗憾的是,赵老师的颜料已经成块,干在管里挤不出来,砸、碾、水齐上,好歹用红水粉点了鹤顶和太阳,给松树上色时,犹如一团绿雾弥漫过来。又在画的下部勾了松枝,题名盖章,“松鹤延年图”大功告成。

赵老师站起来捶捶腰,给收废品的老头打电话,老头说就在附近,马上就到,我开玩笑说老头盯上你了。果不其然,不到三分钟,老头就杀进来,我一看,什么老头啊,比赵老师都年轻,干干净净,浓眉大眼大耳朵,一看就有福相,黑鞋黑裤,肉色衬衫,灰色夹克,棕色薄袄,斜挎个小方皮包,穿得比赵老师都好。赵老师穿着棉背心运动裤,跪的时间长,膝盖支出两个大包,蹭了一手颜料,还没老头利索呢。

老头姓曹,是安徽省界首市邴集乡曹寨村人,从2001年开始,每年三月到九月和老伴来四平做收废品生意,住在党校附近,明天就回老家了,一直惦记画的事,又不敢问,如果今天赵老师不给他打电话,他打算明天临走前给赵老师打电话。

多悬,得回画完了,你可以安心拿着画回老家了,不然还真不好撞,赵老师家在杭州,四平的家偶尔回来小住,你很幸运,赶上了,这叫缘分。我和老曹唠家常,老曹说可不是,赵老板是好人,一听他叫赵老板,我就憋不住乐,我说你不用叫老板,叫赵老师就行,我们都这么叫。老曹嗯嗯地点着头,说话还是有点儿安徽口音,我问他叫啥名,他说叫曹其元,我说其中的其,还是期中的期,老曹说,哪个都行,我说怎么能哪个都行,身份证上是啥,老曹说,身份证上是其中的其,实际是起来的起,上户口时给写错了。还有这样的事儿。

“赠画仪式”开始了,老曹拿着画,如同拿着宝贝,就连合影也是两只手拽着画的两边不撒手。一般情况下,得让合影的人拽着一个边儿,老曹倒好,大包干。赵老师像是对老曹,又像是对我说:“我真的有点儿感动,画只有送给这样的人,才物尽其用,不白浪费笔墨。”

老曹千恩万谢,给赵老师写了地址,加了微信,从写字的速度和质量看,老曹很有文化。赵老师把杭州的住址也给了老曹,邀请老曹以后去杭州玩儿,老曹受宠若惊的表情,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让赵老师给我和老曹拍张合影,也和老曹加了微信,告诉他,我是十四中的,家里有孩子念书往我们学校送,党校属于我们学区,不算择校。

告别之际,老曹把画拿在胸前,赵老师递给他个纸兜子,说画不怕折,装兜里好拿。老曹把画叠好,装纸兜里,满脸带笑地走了。

在画《小草》的封面图前,赵老师发了朋友圈和抖音——甘心情愿为收废品的老人无偿画画,留言点赞的刷屏,杭州漫画家沈苗良给写了四句顺口溜:求得雪师墨宝,老汉心花怒放。回家装裱挂上,满屋喜庆吉祥。

当晚,我梦见那两只仙鹤扑扇着翅膀向我飞来,这是友谊的象征,从此以后,再有收废品的经过,我会留意,我和他们因为中堂画有了更深一步的联系。等着你,老曹,明年再来。

诗歌隧道

黑土地上新希望

■黄耀胜(四平)

棒打狍子瓢舀鱼的东北
松辽平原广袤无垠
沃土里淌着金
沃土里流着银
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黑土
总是让人充满希望

一两黑土二两油
黑土地上弥漫五谷香
四平玉米五常稻
东北大豆最可靠
新时代的民谣
赞美物产也记录自豪

关东四宝最叫好
人参貂皮雪蛤鹿茸角
东北人热情又豪迈
到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
实打实的真性情
撸起袖子加油干

端牢中国饭碗
黑土地擘画更美的未来

立冬

■赵喜语(长春)

奔跑的日子发着蓝色的光
每个早晨和傍晚都变得鲜亮
立冬,又一个季节到来
不管有风还是有雨
该来的,还是要来

雪就要来了
每张面孔都是惬意的表情
不管走来还是离去
背影都写上窃喜
和路边每一株白杨都打招呼
告诉他们我的快乐
也让他们倾听我的祝福
……

故乡的高度

■丁梅华(新疆)

置身于故乡的田埂上,如同置身于父亲的牵挂中,我聆听到黑土地的窃窃私语,义无反顾地穿越我熟悉的家园,穿越父亲今生今世辛劳的耕耘,那是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农谚。

是谁掀开月亮的盖头,让深深浅浅的脚印承载着生命之重?我无法打开皱纹间繁杂的思绪,如同解不开眉宇间紧锁的乡愁。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是古老乡村情感的延续;是不是所有的庄稼,都是土壤闪烁的光芒;是不是所有的旋律,都是清亮小河潺潺流淌的音符。

而今,是谁伫立于轻轻流淌的小河畔,寻找丢失在涟漪间童年的回忆?那高高低低的唢呐声,那关于故乡的喜怒与哀乐,依旧在村口回荡,唯独不见曾经和我一起朝夕相处的伙伴。

隔着蛙声消逝的夜空,我聆听到被星光点缀的点点滴滴,一样的歌谣一样的怀想,一下堆满了季节的稻场,让我熟悉而又窒息的亲情,音乐般轻洒在我的脸庞、我的内心。

就这样,静静地凝视着故乡季节里的写意,不去设想裸露的情感,以酒的形式品尝浓浓的夜色,举杯邀月,一切尽在唐风宋雨里成为不老的传说。

就这样,用平平仄仄的情韵,谱写着你远行的歌,不去设想被风雨侵蚀的情怀,让生命的行囊,承受如此的伤痛,一切尽在莺歌燕舞中成为记忆。

被时间风化的历史,多了几分沧桑,如歌如诗的旷野上,我看见盘旋于上坡之上的岩鹰,叼起放荡不羁的辉煌。

而此刻,我更多体会到的是故乡飞翔的高度,我更多的是体会到的是亲情的纯度。